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九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二

許敬宗　李義府 少子湛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

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為管記武德初赤牒擬連州别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春宫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

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
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
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㫖草詔
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僚多被
除削久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
刑往哲寛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兹竊見廢
宫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歳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
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陽結宰臣所預交妓謀多連宗戚

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寮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倭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爲美談而令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

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簺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敘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

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為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

明滇池所開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宫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爲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内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

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隷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龎孝泰

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
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
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
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
敬宗又輒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
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
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
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

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謚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

少女於夷洛聞詩學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
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
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
改謚官太常博士王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
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
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時
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

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謚議爲定戸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髙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公何曽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曽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謚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下重議禮部尚書袁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其議彦伯昻之子起家著作郎

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彦伯代作又納婢妾䜛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劒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黄門侍郎劉洎侍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勑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

獻承華箴其辭曰邃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闢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粤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標德離警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誦藝優干羽九載崇儒三朝問豎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高諭喬枝俯容思順非禮無施前

修盛業來哲通規餝躬是蹈則叡問風馳立志或爽則
玄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
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
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絶其害必彰監言斯屛儲業攸
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
睠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㣲烈莫符天
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
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

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
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温
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
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
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
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
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别宅婦特爲雪其

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户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冦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

尋加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為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為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為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為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

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横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

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絶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誡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

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
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
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睆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
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
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
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删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
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
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

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

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
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爲勳
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
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爲婚姻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
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爲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
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
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
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

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

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嶲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屛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壻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贓並除名長流延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

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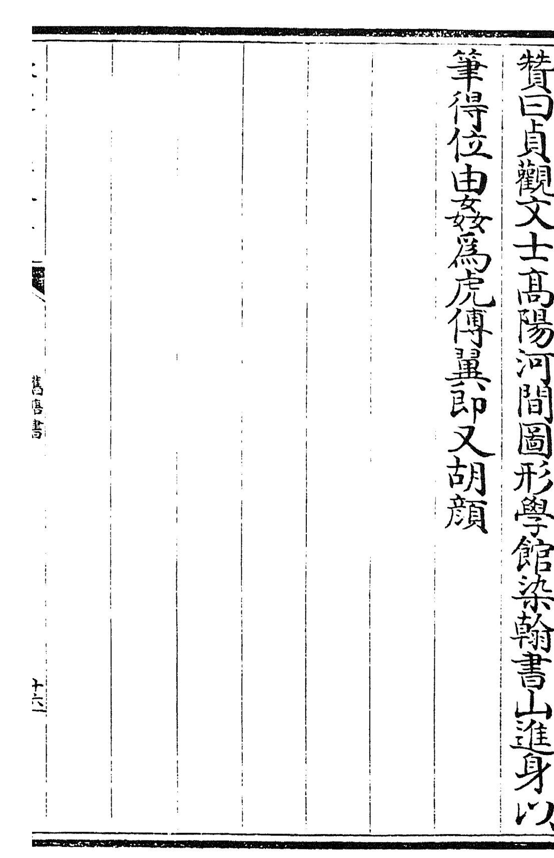
有翊賛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户義玄子司賔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户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

之兄弟遂引湛為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窜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

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命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

卒崔義玄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賔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奥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沖暗嬖妾姦邪阿附財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爲虎傅翼卽又胡顏

舊唐書卷八十二

舊唐書卷八十二考證

李義府傳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紀表皆參知政事

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臣宗萬按通鑑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敬宗傳不載其事於此詳載之蓋義府創其議敬宗賛成之者借武后以立言無非遂其欲改之心可謂深於自爲者小人之假公濟私大率類此

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臣宗萬按司津監掌川澤津梁之政令職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置即漢之都水長後漢之河隄謁者晉之都水臺使梁之太舟卿隋之都水監貞觀時都水使是也又通鑑受其錢七百緡漢書注緡絲也以貫錢也據此貫緡無異義惟新書作七十萬然以數核之當亦是七百貫也

舊唐書卷八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三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趙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悦之謂曰昔稱汝頴多奇士故非謬也

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欵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踧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絶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

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為太府少卿轉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為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

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僞
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者絶域地阻天山恃遠憑
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龔行罰
罪取其堅壁曽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
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
副大總管以討龜兹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
道别進龜兹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賔乃
出營於外有龜兹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

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陰與城内降胡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

公待詔贈遊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
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
管阿思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
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次
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
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減死除名少子待聘長安
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

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勑緣邊諸州遞相承禀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至穀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

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静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

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為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為東夷都護仍以儉為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諡曰密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

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幷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家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絶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

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
之養以爲子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
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爲匡道府折
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
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
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
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永徽中轉左
衛勲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

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

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别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别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縶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

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潤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懾舍提暾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外向親領漢

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於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於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

爲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

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
特勅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眞邑五
百戸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
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
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
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
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眞都去城二十
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

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即擅為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為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為尚輦

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
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
贈幽州都督謚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
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為賊所
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
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

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
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
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
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遥望見之
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絹四十疋
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
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
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

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幹不伏賀魯為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

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疋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

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髙宗内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

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龎同善高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為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為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為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横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高宗手勑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實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

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慴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

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為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

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

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宫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静瓜沙路絶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

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
軍官造靈轝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為普
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
遥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
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
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及
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

君賔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没於黒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黒闥時黒闥於㝠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毁其舟車黒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黒闥平名振請手斬黒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㫖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

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横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曹懷舜竇義昭等

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為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

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
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
檢校左羽林軍張䖍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
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
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
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
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
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

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眾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為忽峍賊高

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為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道

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隊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眩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鈐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勲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爲恒既未盡善舉家失律不其慼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穡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不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䟽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琛輔時克繼洪烈然

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興逢時立効得盡義勇以覩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徼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舊唐書卷八十三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郭孝恪傳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新書作錫山道

蘇定方傳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新書作神丘道臣德潛按新羅傳云定方爲熊津道大總管實錄亦然而唐歷則云以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舊書據實錄新書本唐歷也

薛仁貴傳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

大將溫沙門戰于橫山○臣德潛按上文顯慶二年則明年爲三年也而通鑑載于四年冬蓋本之實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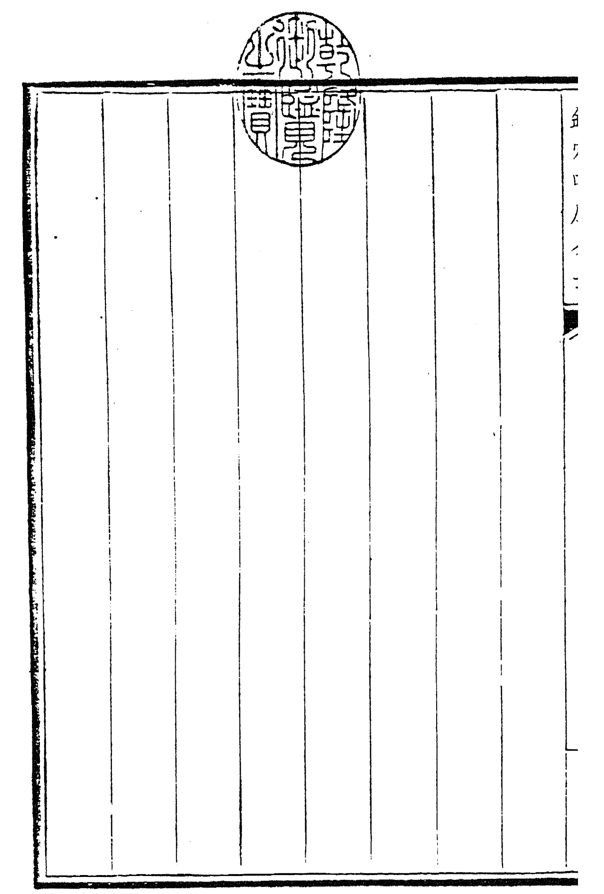
其年仁貴病卒○臣德潛按玩上文乃開耀元年也然據綱目永淳元年突厥骨篤禄冦并州薛仁貴大破之非卒于開耀中明矣新書在永淳二年爲合

程務挺傳時伏念屯於金牙山○臣宗萬按通鑑注此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蘇定方直抵金牙山

擒賀魯是西突厥可汗所居蓋突厥之初建牙於金山其後分爲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故定方傳云自金山之北指處木嘗云金牙也又可汗所居謂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厥後裴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即此地也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謹案卷八十一第十三頁後八行出為梁州都督
按新書作黎州都督與此異
卷八十三第三頁後三行二將優劣之不同也刊
本二訛三據新書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仁貴歎曰刊本歎訛欵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漠北遼東咸遵聲教刊本漠訛
漢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周學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四　八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子光庭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

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芻蕘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

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為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敎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黄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

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勣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藉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為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為王引兵圍仁願於府

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鬬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藴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勑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弃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

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為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

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為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别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

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劒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黒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

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授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録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

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奬棄瑕録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滞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

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勲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録

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叅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叅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為征役蒙授勲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勲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别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

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
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
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
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
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
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
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
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

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除此之外更相襃賞明勑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内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

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

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

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迴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賔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兾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

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為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賫璽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表辭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據又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

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
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
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
年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
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
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
衣之舊初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

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為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没中宗即位以仁軌舂宫舊寮追贈太尉濬子冕開元中為祕書省少監表請為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勣無所聞焉嗚呼髙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

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

部尚書高士亷甚竒之觧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甑山縣公兄弟篤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耻為王官遂棄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浿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甞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糒乃潛簡精鋭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

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

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為太寛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寛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寛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宫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

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寛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寛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

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諱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

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
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
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
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
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
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為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
校兵部尚書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
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

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禄

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
張文瓘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
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
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
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
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
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處俊遷太子少保開曜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

三司荆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勲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轝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

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爇屍體處俊亦坐斵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

史琅邪郡公祖定高馮翊郡守龔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禄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徳中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以門廕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叅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甚竒之盡以用兵竒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

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立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髙下以為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
詔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為秦州鎮撫右軍
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
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
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立
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
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
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

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遥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悦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紿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蹔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

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行人令先往曉喻其

主兼迷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匐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為所敗於是以

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

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偽可汗泥孰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偽稱可汗與温傅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

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温傅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温傅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悦遣戸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為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

由是行儉之功不録斬伏念及温傅於都市行儉歎曰
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
不出以勲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偽可汗車薄反
叛詔復以行儉為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
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
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
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
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

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詰宅並密收入内行儉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禄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

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為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勑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騾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瑰寶蕃酋將士

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詔賜都支等資産金器皿三千餘事駞馬稱是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為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為太尉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

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廵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

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瑶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

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

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禄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時

人以為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
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為非論之曰
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
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襚之印綬寵被窀穸唯德是褒
豈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
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
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
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

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
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説禮樂而敦詩書良有
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
因之而强弱則馮衆怙力狶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
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
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
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

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謏佞希恩而樂城甗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謚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舊唐書卷八十四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劉仁軌傳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臣宗萬按胡三省曰此瓠盧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又胡嶠曰黒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有寒水曰瓠𤬪河者非也盧通鑑作蘆

裴行儉傳祖定高○沈炳震曰按隋書裴仁基傳父名定無高字

時人稱爲裴李○沈炳震曰按與李敬玄同典選也新

書與馬載同典選有能名人稱裴馬

行儉行至朔州○臣宗萬按通鑑作朔川胡三省曰唐朔州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雲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以行儉軍行次舍考之當先至朔州而後至單于府北據此則朔州為是通鑑蓋本實録及統紀州川易譌傳寫之失也

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臣宗萬按通鑑注

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亦謂之呼延谷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